

成都女教师刘晖被秘判三年半

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，原成都金琴路小学女教师刘晖，被金牛区法院秘密判刑三年半。她在接到非法判决书后，于第二天递交了上诉状。

非法庭审走过场

这次非法开庭没有通知家属，家人没有时间给刘晖请律师辩护，也不知道开庭时间。直到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晚，一直在打听刘晖情况的朋友才告知刘晖的姐姐，说第二天就要开庭了。

十二月十日，刘晖的姐姐旁听了金牛区法院的庭审。在庭上，刘晖本人一句话也没说，也没有律师为其辩护。但是，在刘晖本人零口供、对法庭的问询一直保持沉默的情况下，法院不顾基本事实，当庭冤判刘晖三年半，所谓的“审判”成了走过场的闹剧。

律师探视

家人得知刘晖被非法判刑后，为她请了律师做二审辩护。律师日前探视刘晖时得知，刘晖十二月十二日收到非法判决书，她已于十三日通过看守所递交了上诉状。

刘晖还表示，她从被绑架那一天起，就没有拒绝请律师。但后来有两个原因造成她没请律师，一是没钱，二是她每次被提审回到监室时，都要被脱光衣服检查，张开嘴、检查耳朵、头发解开、鞋子也要脱了检查，来了月经还要把月经带取下来检查，还要检查手上脚上有没有写字……为了抵制这种人格侮辱，她什么都不配合警察，也一直没有请律师，以示抗议。

超期羁押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九点左右，刘晖在家中，被金牛

区国保、抚琴派出所警察等二十多人绑架至抚琴派出所。随后，这伙人又返回家里抄家，抢走刘晖私人物品。她家人一直未接到任何通知，经四处打听，才得知刘晖已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。

刘晖在成都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两年。据律师介绍，仅仅从关押时间上看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的规定，金牛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已涉嫌对刘晖构成严重的超期羁押。

家人曾多次找到相关部门，要求他们给出关押刘晖的理由，但他们没有给家人结果，也不让家人见刘晖。刘晖七十多岁的父母只能通过每月到看守所给她送衣物、汇钱来确认刘晖是否在看守所。由于公安机关在“六一零”操纵下不给刘晖办身份证，看守所警察以此为借口，将刘晖父母每个月存的钱保存在看守所内部卡上，卡由警察保管，致使刘晖经常不能及时拿到钱购物。

(注：“六一零”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、凌驾于法律之上、类似盖世太保的非法组织，因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，而得此恶名。)

昔日疾病缠身 苦不堪言

刘晖于一九九零年七月从成师毕业后，分配到成都市金鱼村小学(现成都市金琴路小学)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，现年四十二岁。

一九九一年，因先天性高度近视矫正手术失败，导致她双目发生病变，每天晚上要用绷带将眼睛缠上，早上起来才能看清东西，否则一眼看去黄沙一片。但压紧了眼睛就红肿流泪，看不清东西；绑松了看东西象皮影。而且压迫视神经引起睡眠神经功能紊乱，稍有风吹草

动就醒了，一天睡十几个小时也无精打采。整整七年，刘晖都是这样度过的，不知换了多少根绷带，用了多少盒垫在眼睛上的餐巾纸。特别想到医生说病因不明，说不定哪天会突然失明，刘晖不敢往下想。恐惧和绝望，使她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。

修大法身心受益 善待学生



刘晖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四日，刘晖在仅仅看了两遍《转法轮》之后，突然发现不用绷带，这世界看起来清亮了，从此从病痛噩梦中解脱出来。

一个多月

后，多年困扰她的多种疾病，如萎缩性胃炎、咽喉炎、关节炎、妇科病、过敏性皮炎、严重便秘、痔疮都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能够控制住那暴躁的脾气，一改自私、冷漠的不良思维习性，逐渐体会到与人为善、宽容忍让的乐趣。特别是与她教的五十六个孩子，重新织就了缕缕善缘。

深受学生的爱戴

刘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，深受学生们的爱戴。在她被非法关押后，她的学生自愿去看所要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成都市看守所一名警察在走路时，被一帮小孩拦住，叫他不要抓他们的老师，他们的老师是最好的，要他放了他们的老师。当这个警察问明他们老师的名字、到看守所各个监室去询问谁是刘晖时，道出了这段故事。孩子的纯真与中共的残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家人痛苦的承受 (转下页)

(接上页)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,刘晖因坚持信仰多次遭到非法关押,四年冤狱期满后,又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拘禁了三年。十多年惨绝人寰的酷刑虐待,使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。丈夫迫于中共压力与她离婚,一个好端端的家被中共无情的拆散。

二零零零年,刘晖将五岁的儿子托付给奶奶照看,被迫与心爱的儿子分离,流离失所。如今她儿子已十八岁了。这十多年来,她儿子承受了很大的痛苦:父母的离异、母亲被非法关押判刑、与母亲长期的分离……这一切苦难,都是中共——这个毫无人性的邪教组织一手制造的。

◎“警察又来抓人了!”

刘晖所在辖区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,曾安排门卫、院内住户、小商贩在她居住的院子里、门口进行监视。有时随意敲门,有时闯进室

内,或在阳台窗外窥探,甚至于半夜三更拍门,吓得她儿子大哭,说,“警察又来抓人了!”

◎孩子被打,重重摔在地上

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,刘晖带儿子到功友家玩。祠堂街派出所几名警察闯入功友家中,以她没有身份证为由(她的身份证被派出所没收了),把她拖到派出所。警察在拖她时,撞翻了实木沙发椅,“啪”地夹住她儿子。孩子痛得大哭。警察却骂“活该”,扬长而去。

晚上,母子俩被关在乡农市派出所院内。深夜一点多了,她和孩子都没吃没喝,她据理力争要求警察立即放人。值班户籍警恼羞成怒,把她推到院子中间,欲动手打人。当孩子哭喊着跑过来时,失去理智的警察反手打了孩子一掌,孩子身体向后倒下横着冲出几米远,后脑勺“咚”的一声摔在地上,半晌才哭出声音。

失去经济来源

刘晖不仅被害的家破人散,当局还断绝了她一切经济来源,不给她上户口,不给她办身份证。她多次向金牛区教委递交申诉,要求依法恢复工作和发放工资,均遭拒绝。

呼吁

刘晖的母亲在她被绑架后,多次生病住院,走路都不稳当;她父亲有严重的高血压,儿子青松在读高中,全家都需要刘晖的照料。请善良的人们都来帮助制止对刘晖的迫害。◇



他们的遭遇说明了什么?

荀子《大略篇》曰:“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传。”“国将衰,必贱师而轻传。”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能否尊师重道直接相关,因为道德文化的薪火相传离不开师者的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所以孔子认为,建国君民,教学为先。

然而,中共逆天叛道,对教书育人的老师大打出手,一些德高望重、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们,因信仰“真善忍”而备受中共的摧残迫害。因篇幅有限,下面仅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几个案例:

二零零一年六月,原抚琴西区小学优秀教师徐芝莲被抚琴派出所警察抓捕,并被开枪打死。徐芝莲遗体鼻孔内有血,后脑勺有三个洞,一直在流血。

二零零二年大年三十,成都大学副教授张川生被驷马桥派出所强行抓走,几天后,他家人接到派出所通知,说张川生因心脏病突然死亡。张川生的遗体惨不忍睹——脸青黑紫肿,脸边嘴角血痕斑斑,脖子上有二指宽青紫色深度勒痕。警察吓他家人说,谁敢说出张川生死因,他全家都别想活了。

原解放北路第一小学班主任李晓宇,因坚持信仰,被非法判刑十年。

原龙泉驿区洛带中学优秀教师袁斌,因坚持信仰,被非法判刑八年。

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,四川大学高分子学院六十多岁的副教授丁泽扬,在家里被望江路派出所及国安绑架,于零八年被非法判刑四年。

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李延钧博士被非法批捕,非法拘禁于泸州看守所。

中共打着“依法治国”的招牌,却在背地里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,它的邪恶流氓本性暴露无遗。



图1: (从左至右) 徐芝莲、张川生、李晓宇、袁斌



图2: 丁泽扬、李延钧

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,摧毁了人的基本道德底线,毁掉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,也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。只有退出中共相关组织,才能为中华民族迎来美好的明天。◇